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淞隱漫錄 陸碧珊

陸芷生，吳郡人。弱冠入邑庠。丰神皎潔，態度翩躚，雖瓊蕊映月，玉樹臨風，不是過也。所娶亦世家女，容僅中人；以生較之，倍慚形穢。以是伉儷間殊不相得。同里有才女曰碧珊，與生同姓，少即許字於孫氏。孫氏子兆達無行，酷嗜之戲，攜資入博場，弗罄則不出也。或至褫衣以快一擲。女父隱有悔婚意，顧孫亦巨族，父固饗序中人，不能為此論禮法事，因姑置之。生素聞女名，然深處閨中，未得一窺其貌。旋生就幕揚州，女父亦應儀徵縣署之聘，兩家俱挈眷以往。同客異鄉，彼此往還，遂如戚串。於是生始得見女。女豐碩秀整，粹質花妍，圓姿月滿，與生堪稱一對璧人。覲面之餘，兩相相視，即已目成。女先作詩以挑之，生立即口占相答。由是花前月下，迭唱聯吟，殆無虛日。前後所積，幾如束筍，各編一集，女所作曰《蘭篇》，生所和曰《珊瑚網》，命題之意，不言而喻。顧女家則有父母防閒，生室則礙妻同在，微波可達，而芳澤難親，雖兩俱相思，終不及於亂也。

無何，土匪難作，揚城戒嚴，警耗噩音，一日三至。女父固有薄田數頃在鹿城鄉間，擬捨此筆耕墨耨，歸隱邱園，亦可餬口，因即買棹言旋。生亦以弱息為累，附舟同返。女父所居曰笙村，距城僅□里許，其地有一廢園，池館猶存，亭台半圯，欲鬻於人，索價頗廉。生愛其幽僻，傾囊購之為別墅，鳩工修治，煥然一新。所有園中齋匾楹聯，皆女所擬；池左辟一軒，植竹數□竿，梧桐四五株，晨夕命僮洗桐拭竹，翠色慾流，女題曰「環碧軒」。生見之，知女意之所屬，然東風有主，終難動搖，為喚奈何而已。

一日，生妻急病，女來省視，問燠噓寒，秤藥量水，倍極慇懃。生妻甚感之，病為少瘥。夜半，生在水閣納涼，女適至，時婢媼皆睡，相視無言，遂諧夙願。越夕，重會於其地，密約幽期，人無知者。正圖作久計，而女家催歸符至，不得已遽別。生鑄一圖章贈之，曰：「惟願生生世世為夫婦。」兩家書札往來，輒以女婢紅於為鴻雁；紅於偶不謹，為女父所得，大詫，絕不許女再往生家，令依姑母於雲間，實使遠生也。

逾年，女嫁期已逼，知之驚但異常，誓以一死報生。出重資寄一緘，宛轉得達生所，中有云：「卓文君奔相如，紅拂女投李靖，敢援此事，以身歸君。三生癡願，詎肯隨雲；一片精魂，終當化石。相離半水，迴隔九天，妹思之決矣。此志果堅，人間天上，會有見期。否則與其偷活紅塵，不如埋愁黃土！」書去之日，靜俟佳音。

先是，生曾戲效《疑雨集》中勸駕詞作八絕寄女，其詩云：

藥爐茶灶已安排，西面窗不許開。
曉得怕風兼避客，重簾不捲等卿來。
輕寒昨夜上妝台，料得熏籠倚幾回。
漫把心香焚一餅，冷灰撥盡等卿來。
蠻箋幾未曾裁，小研紅絲試麝煤。
密字珍珠書格細，手鈔詩卷等卿來。
重門深鎖鬱離懷，謠詠蛾眉事可哀。
寂寂江干舟未至，梅花開後等卿來。
傳訛青鳥事難諧，反惹相思兩地猜。
即有尺波誰可托，訴將離緒等卿來。
記曾相識有詩媒，雋逸豈輸詠絮才。
城北清光仍不減，畫欄看月等卿來。
舊時院落長蒼苔，憶著前游首重回。
滿目淒涼增感觸，滄桑細閱等卿來。
無端小病瘦於梅，怕冷憎寒倚鏡台。
為重衾溫寶鴨，濃香殘夢等卿來。

女得詩，知生意之有在，故寄此札以堅之。生念此事斷不可為，反覆籌思，並無良策。女有表兄蕙亭者，預知生與女結好之事，往來淞涇間，互遞兩家消息，亦為女父所知，斥絕弗使登門。生因走商之蕙亭，亦以巫臣為桑中之行，斷乎不可，因言：「小巷必以舟通，彼姝必以夜出，或起篙工之疑，致為匪人所劫，其害一；未離虎穴，遽被狼吞，桎梏橫受，帶旋碾，其害二；掌珠已亡，必興巨波，藏嬌不密，遂來驚讖，其害三。有三害而無一利，雖愚者知其難為；況乎鳩煤已泄，魚書又阻，奇事皆知，芳蹤易躡，雖有崑崙健奴，黃衫俠客，能善其始，不能善其後矣。」力勸生勿為。生遂作書絕之，其書曰：臆念正殷，手翰遽至。臨風展讀，意慘神傷，淚痕浪浪，下墮襟袖，何我兩人情之深而緣之薄也！日前妹往雲間，兄來話別，雖覲芳姿，莫傳情愫。慈母在前，悍姪在後，無從看月私盟，背燈密誓，憂愁孰語，抑鬱無聊。相思百里，空懸海上之帆；不見經年，莫訴心中之怨。書中雲志在一死，以報知己，此大不可。吾兩人情長意重，相契實深，不在形跡，而在文字。妹聯簫史之姻，成於夙昔；兄矢雙文之約，訂自前秋。即登香車而遠適，要非棄細盒而負盟也。且身在而事尚可圖，身死而情難復遂。妹有死之心，則兄無生之望，請隨地下，永結地下，敢在人間，猶偷餘息？惟願我妹別思妙計，稍解愁懷。但求志固如金，自必事圓於月。況兄與妹年齡相若，初非少長之懸殊；門第相同，初非貴賤之迥別。妹居鹿邑，兄住鴻城，初非雲樹千重，煙波萬。桃花人面，定容崔護重尋；楊柳樓台，已許阮郎再宿。設使此願難諧，飛來沙叱；前盟難棄，竟嫁羅敷，則侯門雖入，終非海樣深沉；而驛使可通，豈慮信音迢遞？或問關無阻，得聽卓女之琴；單舸可登，竟上范蠡之艇，青山偕隱，白首同歸，避人逃世，匿彩韜光，豈無不可？將見蘆簾紙閣，惟對孟光；斗酒聯詩，仍偕道蘊，苟懷此心，定償所願。請以斯言為他日佳券。女得生書，啜泣竟夕，歎曰：「所貴乎女子者，從一而終也；余身已被玷，復何面目作孫家之婦？且今日既作孫家婦，後日又為陸郎妻，出爾反爾，一誤再誤，人其謂我何？始亂之而終棄之，其心可知。乃猶飾詞巧辯，自掩其非，以重余過。世間多薄倖男子，不幸於吾身親遭之！雖然，事由自誤，夫復何言！」獨對銀，悲悵萬狀；搜生平所著詩詞及生所貽書札，悉投於火，夜半以素羅三尺，畢命於牀前。

翌晨日上三竿，女猶未起，姑呼女不應，排闥直入，則見女已作步虛仙子。闔家惶駭。急為解下，則玉體已冰。報知女父母，厚為殮殮而已。生聞噩耗，駭惋欲絕。思女為己死，情不可負，陰購阿芙蓉膏調白玫瑰露飲之，趨入書齋，蒙被僵臥。生妻自得女訃音，見生頓改常度，心已疑之；忽於枕畔得餘膏，大驚，急覓生，則已氣息奄然，僅存呼吸，百方灌救，經兩晝夜始蘇。當生服煙膏後，魂搖搖如懸旌，已離軀殼，但覺黑風慘淡，黃沙迷漫，徬徬無所適；忽見一女子在前招己，急趨就之，果女也。女曰：「兄何為至此？」生白女：「妹死，義不獨生。」女曰：「今知兄尚不負心，妹亦值得一死。雖然，兄前程遠大，豈可以兒女子私情，捐軀殉命哉？當為求之幽冥主者，令兄再還陽世。兄以後如不忘妹，願立木主，書妹姓名，得附於妾媵之列，願已足矣。春露秋霜，可以麥飯一盂，濁醪一盞，奠諸墓上，妹必來享。兄且駐此，妹去即來。」生從之。須臾，女至，曰：「兄得生矣。」以手推生，墮於崖下，忽聞耳畔有哭聲，啟眸視之，則身固在榻上。月餘杖而後起。自此待其妻頗厚。時以好色之戒規勸友朋，終身行善弗怠，曰：「借以補過。」

